

初集

文
獻
考
證
集

宣夷
赤縣圖
刊

和書
號

號



中華民國三年十二月初版

定夷叢刊初集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著作者 昆陵 李定夷

校訂者 吳興包醒獨

發行者 國華書局

版權

必究
印本
翻本

所有

印刷者 國華書局

分銷處 各埠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上海

四馬路
錦里西首
畫

國華書局

序一

聞之良弓九合斯稱鉅黍之名大樂六成乃著總干之象故蘇世之學兼納乎支渠載道之文不局於步履若嗤雕蟲小技難登大道之門不知貂裘千金決非一狐之腋而况崇岡千仞不謝覆簣澄波萬傾胥納併流也哉則有市上璧人夷陵公子松枝爲管林花當餐早歲清才高軒作賦十年短墨藝苑蜚聲胸懷紀事之珠抽出蠶絲乙乙筆放江郎之朵描來笑語喁喁蓋天下事已無可言傷心人別有懷抱所以揮妙腕而金壺汁盡記豔情而玉鏡台高凡風花雪月之辰皆墨舞筆酣之會嗟嗟水天閒話歷歷斜陽新舊紀聞勞勞古籍賓來不速相將開笑口之葫蘆而助談不少壽稱恆永方獨逞枯槁之芒角故記事恆多中年哀樂寫來紅燭之筵世味酸鹹惹出青衫之淚引伸未已感慨係之猶憶客歲同寓申江半年和唱幾個良朋今也水流自東雁歸向北望關山而隕涕聽鼙鼓兮驚心窮途易哭乞相難摹二分明

月今晚照向誰家。一個詩人千里依然。故吾而君獨飛騖。絕迹咳唾銀壺續。
小說於虞初。整舊聞於滬上。妍唱與清辭。競奏豔歌。偕錦瑟齊名。擲地金聲。
橫天錦段。極慧能之殊致。集烟墨之大成。嗟嗟故人。無恙依稀。爇返魂之香。
錦帙當前。宛轉讀有聲之畫。發刊日是爲序。

民國三年秋崇明徐吁公序於長安旅舍

序二

士固有瀟灑出塵無所爲而爲之者莊周夢蝶列子御風此二子者苟本其所學出與世周旋其功業當不在伊呂之下顧耽此岑寂者何哉或謂二子抗懷絕俗以自鳴其孤高此非知二子者夫二子之心乃如日之在太空濤之在江河奔然其光晵然其聲此奔然晵然者人自覺之在日與濤固不知其有奔然與晵然也二子之心亦猶是也二子以爲吾自樂此耳人世悠悠凡得失利害之數常漠然無動於其中以二子爲可異者人自異之而曰是抗懷絕俗以自鳴其孤高也孰知二子之於世固未常蚊蚊然也且不自見其可異違言計其孤高也哉李子健卿既有鴛湖潮賣玉怨諸作行世近復有叢刊之梓人或謂李子博學多聞以彼其才將於出版界上獨樹一幟此說似矣而未能盡李子之爲人者也李子之志亦不過如莊周之夢蝶列子

之御風於世無待於人無求不必爲世知亦不必爲世不知惟其然故其爲文獨高其見獨遠猶之日與濤之不自知其奔然與訇然而奔然訇然爲獨能大而遠也余特表而出之使世之人毋錯認李子之志并以見世之眞爲文者非可揣摩以求之無待於世斯其文乃臻至善耳是爲序

民國三年雙十節東訥沈章譏

序三

莽莽乾坤。萬方多難。腥風血雨。相逼而來。吾人既不幸降生其間。宜如何激揚奮厲。以擔興亡責任耶。而乃懷抱孤憤。抑鬱無所發摅。既不忍塞聽蔽明。置大計於不顧。又不願奴顏婢膝。隨濁流以周旋。爰於草堂夢回。巖扉月上。之時。藉雕蟲之小技。作捫虱之雄談。以寄悲天憫人之感。灌夫罵座。殷浩呼天。豈得已哉。毘陵李子。文學界之俊才。亦小說界之泰斗也。一書出世。萬里風行。震玉怨紅。粉刦鴛湖。潮湘娥淚。其尤著者。今復以零縑斷簡。片羽吉光。纂述成篇。名曰定夷叢刊。其目凡四。曰小說。曰長篇筆記。曰短篇筆記。曰雜著。以蕭家三品之筆。續虞初九白之書。而或高談雄辯。禹鼎鑄奸諷諫。箴規風人。勵俗而或悱惻。言情湘妃。杞婦慷慨傳俠。郭解朱家。卷成琅帙。紙貴洛陽。展而讀之。有不如游五都市。光怪陸離。入不夜城。鏡瑩燭照者乎。若夫文。

心。之。馨。逸。筆。致。之。幽。秀。則。又。其。餘。事。也。因。就。管。見。用。作。弁。言。

民國二年秋警衆序於紅冰碧血館

定夷叢刊初集總目

卷一 短篇小說五首

卷二 長篇筆記十五首

卷三 短篇筆記一百四十首

卷四 雜著

定夷叢刊初集卷一目次

家庭
慘史
刦灰苦語

俠情
小說
紅線後身

醒世
小說
狎邪鑑

義烈
小說
梅影小傳

哀情
小說
鵝嬪血

定夷叢刊初集 卷一 目錄

定夷叢刊初集卷一

家
史
庭

刲灰苦語

簷月無光夜涼於水寒蛩啼急斷鴈唳淒西風瑟瑟落葉蕭蕭殘杵玉砧之聲臨風吹到深閨時則有一漆室遺孀孤燈獨坐隻影彷徨時而太息時而唏噓哀感之情若不能自禁者噫嫠婦何人傷心乃爾近人句云秋雨秋風愁煞人秋容慘淡秋意蕭條秋色枯槁秋聲肅殺秋情寂寞秋興疎慵秋之爲秋能使人愁能使人悲任那風光到眼前阿儂總覺太淒涼而况無舅無姑無夫無子孑然一身之孤孀對此秋夜秋月秋燈焉得不傷心乎

嫠婦阿誰予之姨母也予外家氏汪汪爲陽湖望族若祖若宗簪纓累代予外王父厭薄舉子業終身未仕然長於古文辭學博道廣桃李盈門生二女長字李氏吾母也次即姨母吾母以二十齡來歸吾父時姨母僅三五耳其前二年外王父沒於贛南外祖母率諸舅往奔其喪祖宗雖多出仕家法代尙清廉外王父生前賴束修之資尙足自

給。及其死也。家境益艱。除廣廈數十間。別無長物。時諸舅年稚。不諳於禮。外祖母以一身任鉅艱。外困於應付之紛煩。內窮於精力之不繼。諸事恒使二女輔佐。吾母固明敏者。而姨母之慧心似又逾於阿姊也。姨母嘗語吾母曰。吾輩命薄。禍延先君。母且老矣。弟又年少。設再不爲阿母分勞。罪孽當增一重。予雖未及親聆斯言。而吾母深誌之。年來舉以告余。故余能道之也。

吾姨母貌殊美。外王父之喪服既闋。一時問名者踵接而至。顧外祖母少許可。恆以待年婉謝。吾母旣賦于歸。姨母頓失閨中良伴。針黹之餘。則涉獵詩書。以爲消遣。蓋外王父生前常於課暇授二女讀。故姨母頗知文墨。中郎有女能述清芬。盛事亦韻事也。逾數年。豔名益噪。同邑世家子陸郎。寒槎久耳芳名。意存問鼎。會予外王姑娶婦。外王姑適陸氏。爲陸郎同族。陸郎登堂賀喜。姨母亦隨侍往賀。親族中有識姨母者。密指以告。陸郎。陸郎。昔聞芳譽久已。心傾今覩玉容。更爲神往。好逑之念油然而生。嗚呼。其孰知此念一發。遂釀成姨母畢生之厄運耶。

陸本昆陵世家。陸郎之父仕清。任太守。供職江西。歷有年所。家道尚裕。惟是累代單傳。

旣無伯叔。終鮮兄弟。不免爲缺憾耳。陸郎生而嬌弱。及長。父母相繼沒世。怙恃無人身。弱益甚。加之成年而後好學。不倦蒲柳之資。未秋先落。年甫弱冠。已積勞成疾矣。冰人之來也。予外祖母婉辭却之。返告陸郎。陸郎喟然曰。娶妻必取汪氏女。不爾者寧終鰥耳。旋又往懇。予外王姑爲葛老誓必如願。以償外王姑以外祖母意有未適。力却所請。陸郎再三求之外王姑。格于無奈。再申前請。於余外家言辭懇切。且以無病告實。則陸郎之疾乃虛癆症。外表固不見病容也。外祖母意稍動。商諸吾母。吾母意不爲然。外祖母曰。陸氏家資尙足自給。縱寒槎多病。倘此後善自養攝。當可無他虞也。蓋外王姑以富厚爲說。外祖母意爲所動。雖有吾母爭持。然姊之於妹。究不若母之於女。可操縱自如也。

美人心事。羞向人言。姨母對於此舉。與吾母深表同情。特以待字深閨。在家從母。嫌疑之間。有難以干預者。舊時家庭情形大率如是非。若今日自命開通之女子。動言自由。結婚積弊之漸。柔間濮上。無所不至。誠哉過猶不及。使當日姨母而能參以己意者。何至演成種種慘劇耶。自定情而後。吾母歸寧。道及此事。姨母常向阿姊太息。而外祖母。

不知也。吾母憐之，輒以樂天知命相勸。雖屬強爲寬解，而意至懇懃。姨母以姊故，有時愁眉略展。然一轉念間，前塵渺渺，後顧茫茫，又不禁鹿上心頭，柔腸百轉矣。乃心潮未平，而催命符又至。陸郎以既無父母，且乏昆仲，急於完婚，遣媒送日，時外祖母以家況不裕，食指維艱，媒妁至立諾其請。

六禮告成，結褵有待。亡何，姨母于歸矣。時姨丈之病較前益篤，惟未臥床耳。新婚之初，習於陋俗，諱疾忌醫，遂至病入益深。姨母故知之，極力爲之調護。然旣入膏肓，盧扁無效，矧又輟藥乎？姨丈旋受友人之說，服印藥以求治。姨母固深恨此品，姨丈不忍拂其意，恒外出購服。姨母初不之知，後覺有異，逕詰姨丈。姨丈以實告姨母，勸其改服他藥。謂印藥僅能振刷精神於一時，而於臟腑之間，終將貽累於無窮。姨丈領之，始延醫求治。然印藥旣已成癮，總難決然捨去。惟不若從前之就食於外矣。

病態日增，瘦骨鶴立。姨丈之病愈趨愈厲，始則少服印藥，精神卽能支持，漸且服亦無效。姨母日惟以淚痕洗面，見人猶强歡笑，背人更覺辛酸。外祖母晨夕與伴見嬌婿之病重也，亦爲戚戚不歡。姨丈時猶勉能步履，然自知病已不救，對於丈母，則故作種種。